



近年,村里生活环境改善明显,但是年轻人还是到城里买车买房。图为村里的环卫工郝长福正在清理积雪。本报记者 郝运红 摄

借钱进城买房买车划算吗

父母年迈还得去挣钱接济儿女

本报记者 郝运红

春节放假,回家的路程跟往常一样,拎着行李从滨州市区到邹平县城,再到魏桥镇,等来小公交车,最终能直通五龙堂村。

从滨州出发,一切都比较顺利,没想到在邹平去镇上的路上却遇到堵车,按照原计划还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,堵车两三次,愣是在公交车上多坐了半个小时。到村里一看,许多家门前都停着车。

回家一问,老爹来了句:“现在咱们村的年轻人买车买房的多着来,咱们这两条胡同的年轻人,不是买房就是买车,都去邹平过日子了。”听到这里,我的心里感到一点点愧疚,本科毕业的大学生还不如在家辍学的打工仔呢。

除夕,两个发小来我家串门。因为魏桥创业集团的兴盛,大多数同学初中没毕业就选择去魏桥工作挣钱。读小学时,全村40多个同岁孩子一起上学,但最后读了大学的,就只有我们六人。在聊天时,我们这些“高材生”发现,邻居家的发小已结婚生子,有的在县城里买了房子,有的家里也买了汽车。

发小们买的房子属于魏桥创业集团,有魏桥职工的家庭才有购房权。魏桥的房子比县城同地域的商品房要便宜,130 m^2 左右的房子价格在27万元左右。近两年买房子的人越来越多,如今,有职工排着队都买不上,要按照工龄、工作分值高低优先购买,堂姐想换新房,但工龄、工作分值不高,等了一年也没买上。

职工买来的房子只有居住权,没有交易权。即房主只要是集团的职工或工作到退休,就一直享有居住权,但没有买卖抵押、转让等权利;如果中途辞职或者退房就要立马交房,且以当初规定的原价退房,也会在价格折损后所剩无几。

“估计今年也够呛啊,不行我们就先拿出钱来买车。”这是堂姐最新的打算。

如今,农村买房买车的氛围很浓,年轻人结婚在县城买房已是大趋势,然后再买10万元左右的汽车。房子车子加起来最起码要三四十万,但一人月工资才3000元,不吃不喝也要攒十几年。所以即便买上了房子车子,都是向自己七大姑八大姨借钱后,再贷款或者让集团扣押工资买的。

姑家表哥也是在结婚时买的房,现在每个月工资留1000元的生活费后,其余全部让单位扣除抵房贷,然后又借钱买了新车。

许多村里的年轻人放着老家里盖的房不住,喜欢去县城凑热闹。其实家里根本就没有足够的钱买房买车,但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,顶着压力买。这不,害得家里年迈的父母,熬到了享受儿孙绕膝之时,还要早起晚归挣钱贴补家用。

笔者邻居的儿子结婚后在县城买了房子,小两口挣钱还房贷,父母一个照顾孙子,一个打工补贴家用。随着在城里买房的热潮,近些年农村盖新房的越来越少,父母都攒着钱,希望在儿子买楼房时能补贴一部分。

其实现在的农村,也在慢慢变好,近几年村里把原来的泥土路修成了水泥路,胡同口安上了路灯,门前种上了杨柳树,村里安装净水器,家家户户喝上了净化水,村里安置了垃圾箱聘任了环卫工,家门口、街道上、村子里都变得干干净净……

买房子买车子过年走亲戚开着车,是显得倍有面子。但是放着“新农村”不呆,却去县城买房再买车,真的划算吗?

“剩女”成“刚需” 29了不愁嫁

本报记者 刘志浩

“表妹今年29岁了,但她和家人从没愁过嫁人。”年后一次聚会上,同学小丁谈起了他的“剩女”表妹。

事实上,并非没有说媒的。仅小丁印象中,2015年表妹经人介绍的对象就已不下20个,但这些都无一例外被他表妹“PASS”了。因为表妹给出的条件,在小丁看来“非常不靠谱”:“县城有房有车,还要有份月收入不低于2500元的工作,坚决不能跟婆婆住一起。”

这样做自然是底气。不说县城,单是周边农村,女人早已成为“稀缺”资源,农村找不到媳妇的壮小伙大有人在。一个家住农村的亲戚告诉笔者,仅2015年,他们不到千人的村子到了适龄却依然没娶到媳妇的小伙子就有20多个。

在这种情况下,娶媳妇的成本自然水涨船高,少则几万,多则十几万元的彩礼钱。相应的,村里的女儿纷纷开始“孔雀县城飞”,只要在农村有点本事的,都把闺女往城里送。

小丁笑言,惨淡的经济形势下,“未嫁女”却成为硬邦邦的“刚需”,并且从目前形势看,这一刚需可能比楼市之类的商品,坚挺时间更长。

彩礼没谈拢 情侣最终分手

本报记者 李超

在淄博,而今彩礼行情是,订婚男方就要给女方51800元的现金。

在淄博南部山区,彩礼现象尤其严重,笔者一个表叔,去年初通过村里人介绍认识了邻村的一个女孩,没多久两人确立恋爱关系。可是后来女方却“狮子大开口”。

表叔介绍,逢年过节,表哥都要到女方家探望,而且不能只拿礼品,必须是礼品和现金。有一次,表哥只带着几盒礼品去了,结果被女方母亲直接赶出来。后来,女方家盖房子,表叔给了女方6000块钱,这样女方还不满意,表叔后来叫上整个家族的劳力去女方家帮忙。

去年底两人准备定亲,当时女方除了要五万多元的彩礼外,还要表叔家买一辆十万元以上的汽车。表叔常年在外打工,收入有限,这几年赚的钱都盖了新房,已经没钱了。

表叔通过媒人多次向女方家说情,但是女方一点也不让步,最终两家不欢而散。

堵车、垃圾围村 村里有了“城市病”

本报记者 张泰来

我的家乡,是河南省项城市的一个小村庄。春节回家为躲开拥堵,早上5点半就起了床,一路顺畅。去河南也很顺利,下午3点多到了县城,比平时要早一个小时。

本以为可以赶在天黑前到家,但没想到的是“大路”没堵,我却被堵在了从县城回家的小路上。这是一条双向四车道的国道,到我家要经过两个镇三个岔路口,这是最容易发生拥堵的所在。短短40里路,平时只要30分钟,却走了整整3个小时。

这两年,生活好了,买车对村民来说不是难事儿。以前是外出做防水的包工头买车,现在是出去卖小吃的、收废品的都有了买车的能力。

与越来越多的车辆不相符的,是汽车文明的滞后。以从县城到村里的国道为例,沙土、砖石以至于柴堆占据道路的情况随处可见。司机逆行、超速,开车时见缝插针随意横行。

近几年,每次回家都会看到几处新盖的楼房,听到哪家生意红火的消息,上网、玩智能手机、网购,农村慢慢有了城市气象。可是,城里一些不好的东西,也开始在村里有了症状。除了堵车,还有“垃圾围村”。

很多的村里都会有一两处小小的池塘,那里曾经留下了我们洗澡、钓鱼的乐趣,可如今,池塘多数干涸,不但没了水,而且成了无人照料的垃圾场。村边的排水沟,道路旁生活垃圾遍地,在城里,环卫、城管会对它们进行清理,而在村里却只能任其自行消解,不管这个过程是需要10天20天,还是十年百年。

屋里挤满了人 可惜都在玩手机

本报记者 孙丽娟

大年初一拜年,这是春节里最重要的活动。夸张地说,一年之中,也许只有这一天,我才会给家中那些不常联系的亲人打个电话,问候一下。但是不像农村拜年,城市里的拜年方式很无聊。

大年初一早晨8点多,父母的手机来电铃声此起彼伏,得知是拜年电话后,我已无睡意,忧心忡忡起了床。20来分钟的工夫,就给家里的9位长辈拜了年,没有过多的寒暄,这更像是“例行公事”。剩下的亲戚,基本上就是微信拜年。

年初二,三姨妈家是最热闹的,四个女儿拖家带口回娘家,我也跟随表姐们一起回去。

聚在一起,在没有智能手机的过去,打扑克、玩麻将、吃零食、侃大山成为了男人们消磨时间的最佳娱乐方式。然而,今年的大年初二,扑克、麻将统统遭到“雪藏”,热炕头上只剩下了一堆堆颜色艳丽的糖果、干果和水果。或坐、或趴、或倚、或躺,每个人的姿势各异,但相同的是,每个人都低着头,紧盯掌心里的手机,和屋外偶尔传来的鞭炮响对比,这个挤满了人的屋子里却显得格外寂静。正如那个段子所说,“世界上最远的距离,不是生与死,而是我在你身边,你却在低头玩手机。”

被这齐刷刷的低头一景所震撼,三表姐用手机拍下一张照片,记录她眼前的这一“信息时代的变迁”,然而,即使相机发出了咔嚓声,也未惊扰到“低头族”的任何一员,他们仍然沉浸在手机中,沉浸在各自的世界,这不禁令表姐感怀“手机,给了亲情最深的伤害”。